

风流总被
雨打风吹去

民国文林◎编著

细说民国大文人

那些国学大师们

书馆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风流总被
雨打风吹去

细说民国大文人

那些国学大师们

民国文林◎编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细说民国大文人. 1/民国文林编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80244 - 498 - 0

I. ①风… II. ①民…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通俗读物
IV. ①K825. 4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5445 号

作 者: 民国文林

责任编辑: 刘宝明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 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4 - 498 - 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黄侃	(1)
狂戾	(1)
伐异	(7)
趣闻	(10)
嗜欲	(16)
婚姻	(20)
圣童	(23)
师徒	(24)
治学	(27)
传道	(31)
大节	(35)
孝道	(38)
绝命	(39)
赞誉	(40)
刘文典	(42)
犯颜	(42)
傲睨	(45)
气节	(48)
奇貌	(51)
教学	(53)
治学	(56)
妙论	(58)

逸事	(59)
知遇	(64)
坚守	(67)
微瑕	(68)
真诚	(69)
归去	(71)
评价	(71)
赵元任	(73)
生平	(73)
语言	(75)
音乐	(79)
温婉	(81)
童趣	(83)
逸事	(84)
爱侣	(89)
婚礼	(91)
谐和	(93)
至交	(95)
眷恋	(96)
赏誉	(98)
刘师培	(100)
天资	(100)
治学	(101)
传道	(103)
国故	(104)
婚姻	(105)
逸事	(107)
书法	(109)
革命	(109)

变节·····	(111)
反目·····	(114)
袍泽·····	(116)
宽宥·····	(117)
玉折·····	(118)
评惜·····	(119)
吴宓 ·····	(121)
名字·····	(121)
少年·····	(122)
癖怪·····	(123)
逸事·····	(124)
风采·····	(126)
学道·····	(127)
为师·····	(129)
红楼·····	(132)
性情·····	(134)
真诚·····	(137)
自剖·····	(139)
师生·····	(140)
素友·····	(143)
激恋·····	(145)
抉择·····	(150)
晚景·····	(151)
悲逝·····	(153)
评析·····	(154)
钱穆 ·····	(157)
潜沉·····	(157)
传道·····	(160)
风华·····	(166)

推崇	(167)
礼遇	(168)
异见	(170)
不谐	(171)
主张	(172)
爱国	(174)
逸事	(175)
性情	(179)
雅趣	(180)
婚姻	(183)
抉择	(185)
苦痛	(186)
素书	(187)
魂归	(188)
评说	(189)
王国维	(191)
独立	(191)
守缺	(192)
辫子	(194)
对话	(196)
教学	(198)
治学	(200)
词话	(202)
端穆	(203)
悲观	(207)
婚姻	(208)
嗜好	(209)
逸事	(210)
恩怨	(213)
黯淡	(215)

沉湖·····	(216)
逝因·····	(220)
誉美·····	(224)
陈寅恪 ·····	(228)
博学·····	(228)
尊崇·····	(232)
游学·····	(236)
治学·····	(239)
纯儒·····	(243)
风采·····	(245)
传道·····	(246)
提携·····	(249)
言论·····	(251)
性情·····	(252)
虚怀·····	(255)
清洁·····	(256)
僻冷·····	(257)
爱国·····	(258)
逸事·····	(259)
联语·····	(261)
伉俪·····	(262)
多舛·····	(265)
困囿·····	(267)
命运·····	(269)
晚景·····	(269)
归去·····	(270)
评誉·····	(271)
章太炎 ·····	(273)
革命·····	(273)

立场	(276)
囚禁	(280)
气度	(287)
狂傲	(287)
疯子	(292)
迷糊	(294)
癖怪	(300)
逸事	(304)
戏谑	(310)
师徒	(312)
婚姻	(313)
大儒	(318)
雄论	(320)
传道	(321)
讲学	(323)
大暮	(325)
评赞	(326)
梁启超	(331)
启蒙	(331)
椽笔	(335)
忧国	(336)
求索	(337)
荣归	(339)
共和	(340)
周游	(343)
立场	(344)
言论	(345)
学术	(347)
教学	(349)
师徒	(353)

诤友·····	(355)
激赏·····	(358)
质疑·····	(360)
流质·····	(362)
性情·····	(362)
温情·····	(365)
淋漓·····	(366)
自负·····	(369)
内省·····	(369)
早秀·····	(371)
逸事·····	(372)
婚恋·····	(375)
风雅·····	(378)
嗜好·····	(380)
陨落·····	(381)
追怀·····	(382)
纷纭·····	(383)
主要参考资料 ·····	(387)
后记 ·····	(394)

黄侃

黄侃（1886 - 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关键词：狂戾、伐异、趣闻、嗜欲、婚姻、圣童、师徒、治学、传道、大节、孝道、绝命、赞誉

狂 戾

黄侃年少时，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王闿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罢，立刻狂性发作，毫不客气地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日后，黄侃发现王在日记中言及其父黄云鹤时，称黄云鹤“傲慢”、“举动怪异”，黄侃马上斥之“托人之言”，“真粪土也”。

黄侃去考秀才时，一场考完后，他便在考场中闲逛。这时有人架起锅煮鸭子，黄看后气不打

一处来，便在一旁默不作声，等鸭子煮熟了，黄侃上前一脚踹翻了锅。煮鸭子的考生气急，动手要打黄侃，黄亦不示弱，说：“不管你怎么样，今天你这鸭子反正是吃不成了。”该考生无奈，只好作罢。

在日本时，陈独秀曾到东京民报社章太炎寓所拜访同在日本的章太炎，章命弟子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人，多出于江苏、安徽，颇为自己为安徽人而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陈独秀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亦附和。此时，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听到此言后马上大声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闻听此言，扫兴而去。

十年后，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黄侃时亦在北大任教。一次，北大教授们集体做诗，咏古今名人，陈独秀说了一句：“毁孔子庙罢其祀”，黄侃马上对曰：“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

许金城在《民国野史》记载：“（黄）季刚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我记得马寅初博士有一次也来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与号称“两足书柜”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一次，两人碰头抵足地凑在一起讨论学问，然而“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后来在同仁们的劝说下，黄侃才作罢。不过，黄、陈二人后在中央大学又为同事，二人“善遇焉”。黄侃为陈的《史通补释》作序，在序中称陈为“魁儒”，是刘师培之外又一博学之人，自称“门下士”。后陈汉章患病，旁无童仆，汤水极不便。黄侃怜之，买了两瓶橘汁，让侄子黄焯送去。陈汉章辞职回乡时，黄侃准备送他一张床、一个菜罩，但因不知其门牌号，又找不到汪东，而没有送到，黄侃很是“怅然”。

北大学生毕业时，按惯例要制作精美的同学录。同学录的印刷费很高，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但黄侃对此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也不捐钱。学谱印出后，学校送给他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拿到册子便将它丢入河中，忿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黄侃过生日，他在北大国文门的弟子们登门贺寿。一进黄宅，几位学生便

毕恭毕敬地给黄侃行了三鞠躬礼。不料黄侃却勃然大怒：“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给太炎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却鞠躬吗?!”吓得几位学生只好重新磕头行礼。

黄侃在中大时，听人说起“汪黄”，便怒气冲冲地找到汪东说：“外面的人言中大学者必称‘汪黄’，我比你年长，为何你要置我于我上?”汪东莫名其妙。旁边有人笑道：“你们都误会了，‘汪黄’不是什么好名字，当朝政府里另有‘汪黄’，与你二人无关。”原来，当时正对日和谈，国民政府的代表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长黄郛，时人对二人颇为不耻，将他们称为“汪黄”，是将二人比作南宋时对金称臣的汪伯彦、黄潜善（史称“汪黄”）。黄侃听罢这才怒气顿消。

黄侃在中大教书时，常与胡小石探讨学问。胡在中大教授甲骨文课程，曾以甲骨文纠正汉儒许氏《说文解字》之非。但黄侃认为甲骨为后人伪造，不可信。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而击碎玻璃板。但辩论结束，二人友谊，又“固如初也”。

中央大学学生常任侠曾拜在黄侃门下，后留在中大任教，每年春节，必去黄侃家中叩首致敬，平日亦常去问学。一次，常备课时，不知《秋螭吟馆诗抄》中《兰陵女儿行》句“天吴紫凤贴地满”何解，便去问黄，黄侃以为常有意考他，竟不回答，怒向中文系主任汪东道：“常生不驯，可以开除。”汪答：“常生已经毕业，留在本校教书，已经无法开除。”黄只好作罢。常任侠知黄脾气，日后亦常去请益，而黄侃待之如常。

黄侃对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少有赞许，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皮锡瑞等人是他在课堂上常骂的对象。他对学生说：“我骂他们，是看得起他们，否则就不必费唇舌了。”又对学生说：“我骂他们可以的，你们还不够资格骂哩。”但他却并不因骂他们就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他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用作教材，常常在课堂上逐条进行批评，但又常掩卷歌唱，唱罢叹道：“皮锡瑞的文章真好!”又说康有为十七日著成《广艺舟双楫》，真算得才子。

黄侃自视极高，偶对老师章太炎亦有微词，也曾自负地说：“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刘师培）。”

一次，黄侃到柳诒徵家中拜访柳，回家后，黄侃在日记中写道：“此君亦谈音韵，可晒也。”黄侃一次与胡小石、王伯沆、汪辟疆作诗钟，其中分别嵌有“的”“话”二字，因为柳诒徵是镇江人，发言时，动辄以“的话”二字作

助词。而柳氏后人回忆柳诒徵曾说：“黄侃好骂人。”

黄侃在北大教书时，对傅斯年极为器重，后来傅为新文化阵营所吸引，倒向胡适，黄侃很是气愤。据罗家伦回忆说：“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些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入骨。”

黄侃鄙薄为官之人，与曾任南京市市长的同乡至交好友石瑛绝交。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侃任代理校长，因其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便正式委派石瑛担任该校校长。到任的第一天的校务会，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有说完，黄侃便站起身来说：“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石瑛当即问他为何如此无理，黄说：“我听说的。”说完当即辞职。

章太炎曾在给他人的信中记录黄侃的一件趣事：黄侃称呼校长石瑛为“阁下”，石瑛对黄侃说不能用这样“腐败口吻”称呼他。黄侃反问道：“称你为王八蛋，成吗？”

黄侃和黄菊英婚后不久，便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南京九华村自建房屋一栋，取名“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在中大时，黄侃被称为“三不来教授”，因为他和校方约定，每遇刮风、下雨、降雪，他便不到校上课。故每逢天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们便猜测黄侃今天会不会来上课，有人常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武西山回忆黄侃的“三不到”为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天气变化，学生能知，但“不高兴”，则令人莫测。有时黄侃在家骂人，或受着某事的刺激，便迟迟不来上课。学生久等不来，就各自散去，等他来时，见班中只有两三人，也照讲不误。

武西三回忆，有一次，黄侃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骈文作不过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何必自负。他收阅后大发雷霆，疑惑是我们那班学生写的，于是在上课时，大骂十日。”之后，因无人应答，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便向全班同学道歉。

著名词章家吴梅与黄侃同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二人私交甚厚。某日，黄侃邀请吴梅赴蟹宴。两人酒足饭饱之际，谈起学问，吴梅激辩自己说的正确，黄则坚持吴说的不对。当时黄侃借着酒性，一个巴掌打将过去，吴梅也

不敢示弱，立即还手。两人转而跳出座位，拟角斗，被人拉开。酒醒后，两人和好如初。

袁鸿寿在《吴瞿安（吴梅）先生二三事》中说：“一九三四到抗日战争这几年，瞿安先生为什么如此痛苦、如此颓废呢？据我所知，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为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

但黄侃的弟子程千帆认为袁的记载不真实，他说黄、吴二人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共事，常常诗酒往还，交情渐密，他记得有一次，黄、吴二人发生了一点口角，但只是醉后失态，绝不涉及学术问题，当时既未动武，事后也并无芥蒂。

一次，某达官宴客，亦请黄侃。席前，大家虚上座以待，一留洋归国的少年最后至，并不谦让，径坐首座，同座多有不平，黄侃亦然。席间，某少年夸耀说，适自某达官家来，又某达官约宴，尚无暇前往，黄侃啐道：“你这人真没学问！”该少年即说自己留学某国某国，共有五六年之久，何以要说他没有学问呢？黄侃起身说：“鄙人留学中国，四十余年，尚谈不到学问，你五六年之久，算得什么呢！”说话间，打了该少年一记耳光，待该少年欲还手，众人早将他拉扯出去了。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遵守此规定。门卫见他不戴校徽，便要看他的名片，他怒道：“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遂与门卫发生争执。后争执惊动校长，由校长调解，并向黄侃道歉才算了事。

有一次，上课铃响后，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起身前往教室的意思。学生们等了一会儿，未见黄侃来上课，便赶紧向学校教务处报告。教务处职员赶紧去请黄侃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给老师们发薪水，黄侃拒绝上课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替他领来薪水，他这才去教室上课。

下雨天，黄侃总是穿着钉鞋到学校上课。“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上完课后，天晴了，黄侃便换下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

气，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便走，之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他生病了，便登门探望。系主任问其故，黄则闭口不答，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告诉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人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从此，黄侃就离开中央大学。

黄侃到中央大学教书，后来中大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黄侃闻讯后，勃然大怒，说师道沦亡，一定要离开中大。黄侃写信给他的学生们说：“……但既已悬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黄侃离校前，常任侠曾受中文系学生会之托去劝说黄侃。黄侃说：“你不留我，你应随我同去，我到哪里，你跟我到哪里。”常解释说：“中大国文系集中了许多著名的国学大师，有优良的传统，学生各有专攻，也希望兼采众长，因此同学们不愿诸师分散。我是代表学生会来的，恳求老师不要离去。”常正为难之际，恰好朱家骅亲自登门拜候，黄侃让常到内书室稍候。听到朱诚意挽留，黄侃表示可以继续任教，常这才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

黄侃傲睨万物，一次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谈佛法，两人争辩“离尘即心、转识为智”，黄侃无名火动，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回家后，正好有人请他写对联，他挥笔写下：“乃有芜青，唐突人蓂（同参）。”并注云：“某夕出与欧阳先生论学不合，愤而书此。”

吉川幸次郎说黄侃性格、脾气极为傲慢，当他想到南京拜访黄侃，请黄的同门、时在北京的马幼渔、吴承仕给他开一封拜识黄侃的介绍信时，他们却没有写。吉川在中国留学，听过北京许多学者的课，但黄侃却对他说：“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黄侃还说：“现在的学则是凌虐古人，欺骗今人。”

黄侃曾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在该校，黄侃只拿薪水，从不到学校去上课。时间长了，学生们不见黄侃来讲课，便找到校长陈时责问：“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就是因为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直喊冤枉，说：“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陈时无奈，

便到黄侃家中劝说黄侃去给学生上几堂课。于是黄侃便上了他在中华大学唯一的一次课，他到了课堂上，开口便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

1927年，黄侃到暨南大学任教，一日，他遇到也在暨大教书的学生黄某，黄侃便问黄某教的什么课，黄某说是哲学，黄侃大声问道：“你自己懂不懂？莫在课堂里对学生瞎三话四！”黄某大窘。

黄侃在南京时，一次遇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寒暄道：“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我正在编一部正编《漆黑文选》。”戴季陶正在疑惑中，他又说道：“你最近那几篇皇皇文告，我已经选进去了。”黄侃所说“漆黑”是“昭明”（出自《昭明文选》）的反义词，黄侃以此讽刺戴季陶写迂腐文字。举座皆愕然。

刘成禺说黄侃：季刚少溺女色，晚年更沉湎于酒，醉中狂骂人，人不能堪。刘成禺曾劝他：“学者变化气质，何以你的学问越精进脾气便越坏，你又何必学汪容甫呢？”黄侃答曰：“我乃章句之儒。”

对于黄侃的狂，弟子刘太希说黄侃“惟其真挚，故不解作伪，视朋友如骨肉，有不合，呵责随之，晚年尤旺，人多不敢近，亦由病态使然也”。

伐 异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再讲课。往往一节课50分钟，黄侃将其中的一多半用于骂白话文。后来他回到武昌高等师范任教时，依旧鄙夷白话文。徐复观曾听过黄侃的课三次，他回忆，黄侃上课时常常说笑话或骂人，他所骂的或开玩笑的，都是些提倡白话文学之士。

1917年，年仅27岁的胡适自美国留学归来，被聘为北大教授，又因发起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胡适的卓绝见识，更是将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拉向了新文化阵营。所以，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才正式讲课。

一次，黄侃当面向胡适发难：“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